

重修平南

縣志二十一

甲子

光緒九年歲
次癸未校刊

913.734
1040
1

登記號 77121

38年3月4日

叙

國史成於蘭臺諸碩彥而受命有專官邑乘輯於枌里數通
才而興事無定歲宰其地者卽有提倡之雅纂述之才或勞
逸殊形忙閑異轍巫馬期不免戴星而命鴛宓子賤未許歌
風而彈琴鶴唳鴻磬方圖要策蟬眠蠹飽遑惜遺編有聽其
剝蝕銷沉而罔加釐訂者亦時則然歟平南志書創于前明
邑孝廉官都察院司務張君楷始捐俸成編迨入
國朝邑侯周公岱生呂公廷雲李公仲良張公顯相迭有踵
脩漸增掌故顧自道光庚寅以迄光緒癸未上下五十年中
閱滄桑之變週遭三百里徧搜師旅之危烽火四郊縹緲不
保東梨片板廬舍同災其間命吏之殉城鄉團之陷賊壯夫

平南縣志

卷之百

叙

一

癸未重脩

之赴義烈女之完貞較之安全尤多事蹟表其風節足勵懦
頑今幸

國家昇平人民休息氛祲蕩滌重企景卿耆老見聞猶談曩
昔于以闡潛德發幽光簡策斯垂綱常攸繫若夫科名宦秩
昭邊陲文物之隆土俗民風驗近代涵濡之化則皆異時所
資以探討者夫非良有司與都人士之責乎彬不敏兩蒞斯
土前後三年甲戌下車卽擬取舊志勉事輯脩屬以代去未
果辛巳重來亟伸前議爰捐薄俸以資其費餘則令諸紳集
於閭里以成之廼請同官周司馬壽祺膺總纂之任邑梁孝
廉炳蘭張孝廉汝瀚胡學博沅膺分纂之勞而以李大令超
榕盧外翰慶華鄭茂才榮光司局務喜魯邦之富人文取多

君子似鄭國之爲辭命才集羣卿又以覆簣功虧及瓜成返
馳神千里拭目三長今春局紳函索并言並寄示稿本近搜
遠紹綱舉目張曰略曰表曰錄曰列傳曰雜誌略仿龍門之
例具體而微遐稽麟筆之垂望古遙集茫茫墜緒炳炳新編
則謂一邑載籍之存未始非國史蒐採之助焉可也彬既幸
宿願之得慰而允嘉諸儒紳之果于成事也謹書崖略爲報
同人藉記年時用告來者

光緒十年春二月花朝後五日同知銜調署臨桂縣事平南
縣知縣會稽裘彬謹序

叙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史以記一朝典章文獻之隆志以記一方風物山川之蹟其體有識大識小之異而其義之備掌故昭懲勸則無弗同故

國家功令州縣志乘六十年一加編纂蓋政教之隆替風化之貞淫章程之損益積時而易閱世而更而忠義孝烈賢節儒文之懿行嘉言卓然可紀者或久而湮沒無稱其何以爲因革裁制之宜立闡幽敦俗之本邑志不綦重與

聖朝龍興數百年郡邑圖籍燦然大備守土者輒徂於前有成書漠然不復以編輯爲念而有志者又每以集費艱鉅或

慨歎乎著述之才之難卽事易舉方其置議未定代者已揚
鑣入郭矣故今者補苴旦夕皇皇爲治而欲於簿書期會紛
迫之頃責以重且難之爲其置而不暇又奚怪焉平南濱臨
大江仰潯俯梧水陸之所交會其山則蜿蜒雜錯連亘桂永
咸豐初元洪逆肇亂於桂平之金田村界邑西北迨其鑿山
險躡鳥道潛自邑之朋化里間走永安遂狼奔豕突不可復
制蹂躪徧大江南北其後土寇蠡起城再淪陷邑之人團甲
枕戈從王師馘羣醜屢年而後定而以武勇義烈著者尤多
故觀於禍亂始終之故則茲邑形勝實足筦乎三管要衝而
其大且關於天下失今不志更俟諸代遠年湮將述者不知
知者弗詳豈非今之吏斯土者之責哉余以癸未春來實承

竹蓀司馬再任政成之後始至延耆彥訪邑乘則新編議梓
余取而讀之其輿地建置經政金石藝文編爲畧職官選舉
耆壽節孝列爲表與列傳悉沿舊目而增團防宦績二錄及
雜誌於卷末凡畧五表四錄二合圖考列傳雜誌都爲十四
篇漏者補之來者續之其體簡而嚴其事詳而核其詞麗以
則蓋諸君子之用力勤矣昔朱考亭一代大儒蒞官所至必
先修志匪僅爲侈記載襲美名也余行能何敢妄希古人而
一善拳拳竊嘗服膺斯意今下車未幾適觀厥成既用自幸
且幸夫後之來者一展卷間而一邑之利病土俗扼塞風謠
瞭然豁然稽之古而驗之今因得施其爲政之方以補其徧
而救其弊將見銷劍戟之氣振絃歌之化至魯至道曰臻上

之
理而官于斯產于斯其治績人文之繁興疊盛者相與以騰
爲史冊之光而尤嘉慕乎司馬之先獲我心得於其報最三
年從容底績以與諸君子共成此美也因不避謏陋欣然序
之

光緒十年甲申三月旣望補用府前充補用同知直隸州調
署平南縣事柳城縣知縣善化向萬鏐謹序

重修平南縣志序

平南古猛陵地漢晉以來爲縣爲州爲郡建置隸屬沿革不同而以平南名縣實肇於唐以縣隸潯州實先於宋自元明以入我

朝

皆因之其爲治也背山面江仰潯俯梧文物聲明實冠潯郡今歲春三月予奉檄來宰是邦甫入境見其風土清嘉里井殷盛有鬱鬱葱葱之氣異狉狉榛榛之風心竊喜之比受事接見都人士類多秀文溫雅禮儀彬彬予就詢地方形勢風俗一切利病興革事宜李蔭之明府等出新修縣志稿本冊囑予勘定並爲之序予受而讀之義例謹嚴叙事賅括無遺漏亦無蕪雜可稱美善因亟還之並捐俸助之俾付剞劂

子才疎識淺承竹蓀司馬子振太守之後而樂觀厥成手是編而叅稽之酌古準今期於推行盡利不至迷於政而蹈於訾是予之所厚幸也夫若夫議修之緣起在事之勤勞竹蓀子振序之纂詳不復具贅

光緒十年甲申紀歲閏端午日

五品銜署平南縣事補用知縣惠州江有燦謹序

萬曆辛卯年平南縣志序

原志八卷見千頃堂書目

張

楷

邑舉人

志者史之事於朝爲國史於鄉爲野史國史備一代之紀綱彰往考來四海而外六合以內例得備書其言大其旨遠珥筆者始克纂修之野史列一方之事蹟自省而府而縣畛域既判詞旨別焉析微闡幽昭治鑑以俟採風不可闕也守土官吏暨其鄉之士大夫皆可爲之非若史局之專責諸官守者也嗟乎吾見今之修志者矣牧令無休沐之暇徃徃假手他人借材異地卽以博雅之彥驟至是邦若者政若者事豈必周知或以吏胥爲耳目嘻此輩果足信否耶况一紙入官楮需費苟有苦節懿行子孫無力上陳豈不遺之又或刮剔之費不能動支官帑而募諸民鄉曲之士輒謂名登志籍

遂不可朽因不惜重金爲乃祖乃父作佳傳是志書實爲厲
階又安定爲百里掌故哉吾邑舊無志籍時事變遷政治損
益與夫潛德幽光之迹僅得諸傳聞後之君子欲考得失之
林因革之宜利弊之所在予何觀法而龜鑑焉不揣固陋廣
採見聞凡一言一行一名一物無不綜覈而備載之手自釐
訂爲十卷且夫著書者矜淹博而志則尙嚴謹何也春秋之
法據事直書約文見義故列傳第患失真無患乏采世有專
門之學侈作史之長而山川之遼寫物產之良窳民情習尙
不免採摭風聞逞恃臆見則雖文章妙天下其如非志體何
是書意在傳信一切荒謬無稽之說概不敢登桑梓之間視
聽相接所謂攔指遺漏諸弊可以無之旣成出予清俸鐫之

以就正於當世大雅或藉芻蕘之言草莽之論以補國史所未及亦柱下之一助云

